

〔香港〕巴桐 著

蜜香树

MIXIANGSHU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1247.5
2739

6576112

(香港)巴桐 著

蜜香树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1987年·南昌

B448639

北京图书馆
藏书

内 容 提 要

偷渡去港的青年姜明德与赴港投亲不遇的姚惠丽小姐，共同挣扎在香港社会的最底层。他们同病相怜，结为夫妻，生下儿子姜彬。明德为生计加入一伙抢劫集团，案发被捕。他利用所得巨额赃款收买法官，得以出狱。但此时惠丽已失身大珠宝商陈祖泽，并生女美美。姜明德利用做马票等投机手段，一举成为商界要人，他为报私仇，利用卑劣手法，将珠宝商陈祖泽弄得倾家荡产。二十年后，都是被寄养在外的姜彬、美美热恋相爱。此时已丧尽天良的姜明德将儿子恋人占为己有。1985年，一起四重谋杀案轰动全港。经查，同时作案的是惠丽、美美、祖泽、姜彬，一家人相逢在地狱之门。

蜜 香 树

〔香港〕巴 桐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南昌市新魏路）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125 插页0 字数15万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3,500

统一书号：10110·528 定价：1.40元

ISBN 7-210-00012-7/I·5

目 次

1 楔 子

第一章

- 3 一、桃园别墅经理
- 10 二、惹火女郎
- 23 三、何府千金
- 33 四、一四三号房

第二章

- 43 一、水晶皇后
- 49 二、香港舞男
- 57 三、天堂寻梦
- 69 四、歧 路
- 85 五、百万金表劫案
- 103 六、抛妻别子

第三章

- 109 一、白猫与女尸

121 二、错体姻缘

136 三、马场风云

154 四、报 复

第四章

167 一、身世之谜

180 二、帆船酒吧

189 三、蒙地卡罗之夜

196 四、一触即发

209 尾 声

217 张诗剑 巴桐及其《蜜香树》

225 后 记

楔 子

香港名字的由来，有一个美丽而哀婉的故事。

传说在十分遥远的年代，今日港岛的西端有个美丽的渔村，村里住的，不用说都是靠海为生的渔民。村子的周围，堤坝上、山坡上、道路两旁、屋前宅后都长满了一种树——蜜香树，这种树枝柯如盖，绿影婆娑，笼罩着渔村，把整个村子染成绿色的世界。最奇妙的是，这蜜香树散发出一种芳香，招蜂引蝶，香飘四溢。

村子里有个渔女，名叫阿香。阿香姑娘貌美如花，比花更娇艳。她出海打鱼的时候，鱼儿成群结队游到舷边偷窥她的美貌。她在蜜香树下唱歌，鸟儿都停止鸣叫，栖枝聆听。她象一块磁石，村里的小伙子眼珠都跟着她滴溜溜转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村里来了一位南洋客商，人们都叫他龙少爷，英俊潇洒，他看准蜜香树是一种良材，用来打家具，制花樽、佛像，不仅坚固耐用，而且满室生香。于是，他买下了村子里一片片蜜香树林子，雇渔民伐树锯木，制成方料运销闽粤赣和东南亚诸国，大受欢迎。从此贫穷的渔村富起来了，港口舟楫如林，运“香”繁忙。渔民们都很感激龙少爷。

龙少爷悄悄爱上了阿香姑娘，阿香也暗暗恋上了龙少爷。他们常在蜜香树林里幽会，花前月下，浓情蜜意。他们在蜜香树下私订终身，海誓山盟，生死不离。

他们的恋情象长了翅膀传开了。这消息传到了南洋，传到龙少爷的父亲龙大爷的耳朵里，龙大爷听说儿子要娶一个渔家女为妻，大为震怒，带了数名家丁赶到渔村，强行绑走了龙少爷。

一天夜里，龙少爷趁人不备，逃出了囚禁处，他找到阿香，两人来到了海边的蜜香树林，他们摘下了蜜香果，你一口，我一口地吃着，一连吃了几个，他们就倒在树下了。原来，那蜜香树虽香，果子却苦涩有毒，龙少爷和阿香以身殉情。

人们把这对坚贞的情侣葬在蜜香树下，为了纪念他们，渔村也就定名为“香港村”——这就是香港的前身。

如今，香港已发展成为“东方之珠”的现代大都市，蜜香树也早已砍伐殆尽。不过，维多利亚海峡两岸凌空摩云的石屎森林，火树银花的霓虹幻彩不正是另一种“蜜香树”么？

这里叙说的故事，发生在今日香港，是现实中的蜜香树的故事。

第一章

一、桃园别墅经理

一九八五年三月，香港启德机场。

从机舱透过玻璃窗向下望，波光潋滟的海面，浮着几块陆地，香港、九龙半岛、大屿山，还有周围几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宛如一串珍珠，撒在碧波万顷的南太平洋中。

飞机徐徐下降。离开香港，到英伦求学、生活已经十四年了，今天学成归来，姜彬象孤儿重投母亲怀抱一样，心里充满喜悦，他真想喊一句：朝思暮想的香港，我回来了！

波音七三七广体客机，在跑道上滑行了十几米，平稳地停下了。姜彬提着随身携带的行李，跟着旅客穿过甬道，走出机舱。他站在扶梯上稍稍停了一下，贪婪地吸了一口略带咸涩的空气，然后急步下梯，踏上了这块生他育他的土地。

出口处，他的父亲、母亲早已迎候在那里。

姜明德吩咐随同来的佣人把行李拎到泊在外面的车上，然后端详着站在面前的姜彬，他看着英俊健硕、嘴唇上长出

茸茸髭鬚的儿子，用力地拍了拍儿子厚宽的肩膊：“好！公司等着你帮手哩！”说罢，朗声大笑。

姜彬瞥见喜极而泣的母亲，正背过脸去拭泪，立即奔过去，搂住她：“妈！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”

姜彬搀扶着母亲，登上了劳斯莱斯房车。

名贵的黑色房车，是身份的象征。姜明德坐在车头，恢复了大老板的尊严，他目不旁视地吩咐驾车的女佣彩姐：

“慢一点，稳一点。”

姜彬和母亲坐在后座。车子滑翔在路面上。

车子拐出九龙城，穿过土瓜湾，车窗外掠过姜彬熟悉的景物。车抵红磡海底隧道口，放慢了速度，首尾衔连的各种车辆，一直伸延到红磡口的天桥上，象一条腾空的游龙。

“你看，”姜明德指着窗外，“那是去年刚落成的红磡体育馆。”

透过车窗，可以瞥见九龙火车站旁，居高临下，矗立着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建筑物，外形象一顶博士四方帽，飘落在维多利亚海峡之畔。姜彬走时，那里还只是一块空地。

右边，是尖沙咀东部，一片高楼广宇鳞次栉比，玻璃幕墙的新厦，在初春的妩媚的艳阳下，闪烁着现代的华美。

“啊！那是？……”姜彬感到陌生、新奇。

“哦，那是尖沙咀东部，新崛起的豪华旅游商业区。”姜明德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对姜彬问道，“上那儿看看，有兴趣吗？”

“明德，儿子刚下飞机，旅途那么疲劳，还是先回去吧！”

“不，妈，我不累！”姜彬说，“我巴不得把香港看个

够。”

“傻孩子，今后你哪儿也不去了，还怕没时间看？”

“就怕没时间哩！香港的观念是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工作一上手，就没心思逛了！”

姜明德回首瞥了一眼儿子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吩咐将车子开往尖东。

车子驶入岔道，拐上回环路，兜了圈，插入直路，直驱尖东，在一幢大厦前头停下。这幢大厦尚未竣工，正在进行内部装修，他们只能在外面观看。

姜明德指着高层说：“我们已经买下十三至十五层楼面，准备开设一家高级别墅。同时打算交你打理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突如其来的问话，令姜彬一愕：“我虽然学的是工商管理，但这种行业毕竟有些特殊，恐怕……”

“喂，你不用怕，这个学问那个学问，赚得到钱才是好学问，我没读什么书，不一样发大财？”

姜彬仍犹豫。姜太太见儿子不大乐意，便说：“明德，阿彬既然不感兴趣，你就给他安排另一个职位嘛，再说这个行业也确实复杂些……”

姜明德打断太太的话：“你懂什么？”他觉得自己有点失态，缓和了语气，对姜彬开解道，“我们虽然有十几家公司，但高级职务的位子都有人坐着，你插进去，人事上比较难处理，低了，我不忍看你让人吆三喝四；高了，又担心你一时不能独挑大梁，所以……”

姜彬不想因这件事令父母伤和气，也不想使父亲为难，于是爽朗地答道：“爸，我接受了，试试看吧！”

“好！”姜明德高兴地绽开微笑，“我就委任你为这家别墅的总经理，一切由你说了算！”他习惯地挺了挺胸，双手叉腰，朝前踱了几步，眯缝起眼睛，凝视前方。此时，华灯初上，霓虹幻彩，尖东街市霎那间，变成童话世界，一切都在发光，一切都散发着诱人的魅力。姜明德躊躇满志地说：

“这里是外国游客的销金窟，向这里进军，是公司今后的目标！我真想买下这整条街！”他又拍了拍姜彬的肩膀，大声地说，“彬仔，好好干，大把世界！”

他们返回车上。姜明德又想起一件事，突然发问：“喔！这家别墅还没有宝号，彬仔，你想取个什么名好？”

姜彬耸了耸肩，“爸，取名还是你拿手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姜明德得意地笑起来，他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叫桃园别墅怎么样？桃园仙境，洞天福地，哈哈……”

车子在灯的海洋飞驰，穿过缤纷的光波彩浪。

姜府坐落在铜锣湾跑马地，是一个二千多平方呎的复式单元，室内布置得象皇宫一样，猩红的地毯，珠络垂挂的意大利水晶吊灯，泛着古色古香的中国酸枝傢私，巨大的《西厢记》人物屏风，珍贵的金银玉器摆设，中西合璧，透露着主人的富有与生活的品味。

站在楼上的花廊，凭栏俯瞰，快活谷马场的环形跑道和绿茵草地尽收眼底。

顶层的天台，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，顶盖是透明的玻璃瓦，有一个私家泳池，四周移植着姹紫嫣红的花卉。

四名男女佣人早已列队迎候在门口，丰盛的晚餐已经准备好了。各人略事盥洗，就上桌了。

姜明德围好了餐巾，说：“今晚简单些，明天晚上，我已经在美心皇宫大酒楼订了二十围，为你洗尘接风，并借此机会把你介绍给商界名流。”

“爸，有必要这么铺张吗？”

“有必要，完全有必要。”姜明德连声说，“生意之道，其实说到底是人际关系，今后你少不了和他们打交道。何况，你是我的单丁独苗，姜家的少爷，一定要做得体面。”

姜彬察觉，别后重聚，在洋溢着和谐、欢愉的气氛中，也透出一股异常的气息，母亲比以前更寡言少语了，父亲一家之主的威严更加浓厚了。但他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变化，以父亲今天的财势声望，自然时时处处会流露出优越感，一位成功人士的气派；母亲的寡言，则更显出娴淑温柔，这正是构成幸福家庭的要素哩！

晚餐到十点半才结束，姜明德喝多了几杯，扶醉上楼休息了。姜彬也感到疲乏，提早上床睡了。

翌日，姜彬“春眠不觉晓”，直到正午方慵慵醒来。他下楼时，见到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。

“早安！”姜彬看了一眼腕表，已是中午十二点多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

姜明德放下报纸，招呼儿子坐下：“今天我给你安排了许多节目，得抓紧点时间，早餐吃些什么？”

“噢，昨晚吃的还没有消化哩，而且早上我习惯只喝杯咖啡，吃点三文治。”

佣人很快送来了咖啡、三文治，姜彬三两下就解决了。

姜明德领着儿子走到地下车房，指着一辆崭新的“平治”轿车：“这是给你的见面礼！”

“谢谢阿爸！”姜彬喜出望外。

“你离开了十多年，有些道路恐怕不大熟悉了，今天我亲自给你当车夫，带你去我们的公司、工厂看看。”

半天时间，姜明德载着儿子跑了十几家名下的公司、工厂，每一个地方都仅逗留十几分钟，虽然走马看花，但姜彬获得鲜明的印象，这几年间，父亲的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，所有的公司、工厂都甚具规模。记得他走时，父亲只有三家“蚊型”公司，就拿开山鼻祖“创基公司”来说吧，当初雇员只八、九人，业务亦只限于进出口贸易。如今，雇员六百几十个人，业务范围包括贸易、旅游、财务、证券。矗立在“黄金地带”中环的“创基中心”大厦，楼高二十八层，富丽堂皇，气派恢宏，俨如一个企业王国。

车驶过中区遮打道，姜彬忽然心生感触。

“阿爸，这几年的成就值得您自豪！”

“不！”姜明德若有所思地回答，他指着车窗外五十四层高的康乐大厦，说：“你看，它才是巨人，我们还只是侏儒，那里盘踞着地产、金融界的大鳄，每当我看到它那圆形的窗口，就感到冲动，那是鳄鱼的大口，商场随时都会发生大鱼吃小鱼的事，只有自己不断地壮大，它才无从下口。”

回到家后，姜明德就催促姜彬梳洗、试装，准备晚上的酬酢。

当晚，姜府在美心皇宫大酒楼大宴宾客，筵开二十席。七时许，宾客陆续到来。姜明德和姜彬在大堂口迎迓。姜明德把姜彬一一介绍给来宾：“犬子姜彬！”姜彬风度翩翩地欠身致意，接住父亲的话茬，补充一句，“请多关照！”宾客不免赞上几句，“年轻有为！”“虎父无犬子！”

通姓报名后，姜彬发现今晚的来宾不少是工商界顶尖儿的人物，有“地产大王”、“酒店业巨子”、“金融界泰斗”、立法局议员，还有报业老板、娱乐业波士……姜明德满面春风，领着姜彬穿梭般向来宾敬酒。席间，杯觥交错，飞盏流觞，热闹非常。

姜彬被轮流劝饮，年轻人好胜，不肯让人小窥，一杯杯“FOV”干邑拔兰地灌落肚，这种法国佳酿，喝时顺口不燥，但后劲很足。姜彬返回家时，路上经车一颠，风一吹，竟无法抑制地呕吐起来。弄得姜太和佣人慌作一团，又是热敷，又是擦油；沏了浓茶，又炖了参汤，忙乎了大半天，才使姜彬平静下来，安然地入睡。

昨夜因为醉如烂泥，倒睡了一个安生觉。一早醒来，精神焕发，只是太阳穴有点“卜卜”作痛。姜太又吩咐彩姐奉上参茶。

“妈，我没事，不用吃参汤了，你看，老虎都可以打死几只。”他弯曲手臂，隆起肌肉，展露自己的壮实。

“傻孩子，参汤当开水喝，有益的。”母亲硬要儿子喝下。

姜彬执拗不过只好喝了，又吃了些糕点，便对母亲说他想早泳。姜太要彩姐在旁侍候，姜彬连忙推辞：“不用，不用，妈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”

姜彬在泳池中游了一通，顿感精神爽利。他躺在沙发椅上，周遭花木葳蕤，馨香沁人心脾。晨光透过明瓦照射进来，柔和而明丽，泳池里笼着一室的氤氲。他开始整理这几天令他眼花缭乱的思绪。他觉得自己十分幸运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，妈妈是个贤妻良母，而父亲是成功人士的典型，

他精明能干，充满拼搏进取的精神，令姜彬肃然起敬。他决心以父亲为榜样，施展抱负，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。

二、惹火女郎

三月，香港是一个多雾的季节。九点来钟轻纱般的晨雾消散后，海空湛碧如洗。路边的木棉树，象燃烧着万千火焰。港岛的炉峰，在劲拔林立的楼群簇拥下，更显得器宇昂轩。

在英伦度过十四年，重返香江，姜彬觉得香港愈发可爱，愈加迷人。他曾漫步在喧闹的泰晤士河畔，也曾蹀躞于静谧古朴的唐宁街，但总觉得那里的动、静，都不如香港的韵致，香港的动，象小提琴弹跳的快弓，鸣响着急促迈进的跫音；香港的静，如江南轻拨慢捻的丝竹，漫吟出幽雅的情趣。他曾在寒暑假浪游英伦三岛，朴茨茅斯港的浑圆落日，爱尔兰草原的无边风月，国家森林公园如丹的枫叶……都化作点点乡愁，凝聚在心头。

阔别十四年，姜彬感到对香港既熟悉，又陌生。香港变化太大了。他有必要加深对她的认识。在英伦他虽然读的是商管系，但香港华洋杂处而以华人为主的社会，舶来之学，未必完全适用。他决定趁别墅尚未开业之际，参加大学与报社合办的“企业管理课程”，进修“酒店与旅游业”科系。

一个星期下来，姜彬觉得很有收获。授课导师理论结合实践，深入浅出，谆谆善诱，使姜彬对这门课程兴趣日浓。他成为全班最积极的学员。

这天，他一如往常提早到校，课堂里寂无一人。他打开讲义准备自习，正看得入神，忽然有人向他问话。

“先生，打扰您一下可以吗？”

姜彬抬头，瞥见隔着一行课桌，坐着一位少女，不知她什么时候进来的，明眸睇视着他。

“不客气，不知我可以帮助您什么。”

“我今天刚来，想借您前几堂课的笔记抄一下。”她显得羞怯而不安。

“啊，可以，可以！”姜彬起身，递过笔记手册。

她道了声“谢谢！”埋下头去，飞快地抄录起来。

姜彬又开始阅读讲义，不知怎的，他走了神。课室里静极了，只听见那位少女抄写的沙沙声，宛如春蚕嚼着桑叶。姜彬不禁睥睨她几眼，啊，她长得那么娇俏，姜彬敢发誓，他从未见过这样可人的窈窕淑女。她的秀发象诗一般流泻在肩上，拉美式的鼻梁，笔直端正，嘴角微微翘起，好象始终含着一抹微笑，侧面看，她简直是一尊完美无瑕的浮雕。

这时有学员到来，少女捧着笔记本送还姜彬，并对他嫣然一笑，表示谢意。

两个钟头的课很快过去了，学员们鱼贯走出课室。由于大家来自不同地方，互不熟稔，因此，见面只是颌首致意，连寒暄几句也很少，电梯下到底座，各人就分道扬镳了。

姜彬故意在门口流连了一会，等候那位少女走出来。姜彬走近她，低声问：“小姐，笔记还要用吗？”

“还没有抄完。”

“喏！”姜彬把本子递给她。

“您今晚不温习？”

“我象是用功的人吗？”

“谢谢！”少女泛起一丝笑意，接过本子。

“请问，怎么称呼您？”

“我叫张美美。”

“噢，张小姐。”

“叫我阿美好了。”

“我叫姜彬。”姜彬自报家门，伸过手去。

张美美大方地握了握姜彬的手，道声“拜拜！”转身兀自走了。

女性的魅力，正是在于矜持而不拘谨，自爱而不高傲，不亢不卑，不冷不热，便令众生倾倒。姜彬对张美美惊艳之余，更被她的魅力慑服了。

从此，他上学更勤，天天早到，然而却始终没有机会与张美美作进一步的接触。

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，夜雨潇潇，姜彬驾车经过旺角弥敦道。春雨给路面刷上一层水晶蜡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倒映于路面，氤氲氤氲的水汽中，繁华的闹市，如梦如幻，似虚犹实。姜彬驾着车在雨中漫步，欣赏着海市蜃楼似的夜景。

蓦地，他看见一位少女伫立雨中，招手拦截的士，然而好几部的士都载了客，从她身边驶过，她只好趑回屋檐下，沮丧地站在那儿避雨。姜彬驶近一看，惊喜地发现，那位少女竟是张美美。他将车子停下，打开车门，“张小姐！”姜彬大声地招呼她上车。张美美见是姜彬，用手袋遮住头发，奔跑过来。

张美美全身湿透了，一上车就掏出手绢忙着擦拭发丝。

“上哪儿？”姜彬问。